

公共选择

〔美〕丹尼斯·缪勒 著

商务印书馆

公共选择

〔美〕丹尼斯·缪勒 著

王 诚 译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9

本书根据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译出

Gōnggōng Xuǎnzé

公共选择

〔美〕丹尼斯·缪勒 著

王 诚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80-5/F·155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6 千

印数 0~2800 册 印张 9 5/8

定价：4.05 元

中译本前言

王 诚

丹尼斯·缪勒1940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以其在公共选择领域中的独特学术思想和成就而成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分别获得数学专业学士学位、工业组织专业博士学位，并以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专业完成博士后研究。他于1984至1986年间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现任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选择》（1979）、《企业兼并的决定因素与效应》（1980）、《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83）、《长期利润的决定因素》（1983）等。他在1986年写的一篇自述中认为：“工业组织涉及市场中个人选择的加总、市场的不完善性、以及作为主要后继者而替代我们称之为公司的市场的特殊官方机构。公共选择则是关于偏好的非市场机制的加总、这些机制作为加总手段的不完善性、以及政府官方机构神秘的运行方式。二者共有的取向是探询实际世界中的重要问题，并且从论题依从的制度环境的认识中推出答案。”由此可见，在广泛的研究范围的基础上，以工业组织体系的分析为参照系，着眼于现实的制度环境研究，是缪勒在公共选择研究领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公共选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呢？一般说来，公共选择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其中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

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第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制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境保护、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公共选择运用的方法是经济理性主义、效用最大化、交换、供求分析等经济学的方法。因此，公共选择又定义为以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科学。

公共选择学科的创建至今仅仅40余年时间，创建人为1986年因此项功绩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当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经济愈益依赖于政府干预的新形势，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不同于作为新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凯恩斯理论完全肯定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而国家的干预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良策。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人们必须破除凡是国家政府都会全心全意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观念，不应视政府为按公众要求提供公共物品的机器，而要看到政府既是由个人选出也是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因此，选举规则和个人的多元目标追求是决定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任何不合理的选举规则下产生的政府以及政府官员为满足不合理的个人追求而采取的行动，都将把经济状况和社会福利引入恶化的境地。为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

《公共选择》一书出版于1979年，总结了发展近30年的公共选择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并且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进一步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所面临的难点和热点。书中的几个特点值得注意。首

先，作者运用实证与规范的对比分析方法，将公共选择理论从宏观上分成为相互区别而又有机联系着的两大块，易于使人清晰地把握公共选择的基本内容。在实证性公共选择中，作者主要讨论各种投票和选举规则以及这些规则在实行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规范性公共选择则主要讨论各种规则的假定前提，人们对于一个公正社会所具有的基本价值判断，以及这些前提适用的具体环境和这些价值判断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及其弥合办法。其次，运用定性和定量对照分析的方式，详细探讨了如何显示人们的真实偏好及其偏好强度大小这一集体决策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偏好显示的定性分析方面，作者概括了全体一致规则、过半数规则、占多数规则、孔多塞标准、博尔达计数、淘汰投票、赞成投票等七种投票方式，用以揭示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赞同或者反对的态度。在偏好显示的定量分析方面，作者列举了为偏好提案进行保险、交纳偏好影响税、每人同时提出一项提案否决一项提案等三种偏好显示方式，以揭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或反对某一事物。再次，作者将配置决策与分配决策的区分贯穿全书内容的始终，给读者对于这两类决策的界限及其在集体决策中的至关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配置决策是关于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解决集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因而实质上是一个效率问题，属于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类型，因此适合于应用全体一致规则。分配决策是关于如何将原属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的问题，它在实质上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平，因而属于冲突博弈或零和博弈类型，适合于应用非全体一致性的规则。作者还特别指出，既要注意配置决策和分配决策在理论上区分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配置问题和分配问题在某些实际事例中共存的可能性。比如，技术进步决策看上去属于配置问题，但它在短期内又会造成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及收入，因而又属于分配问题。不过，正是配置和分配在理论上的明确

划分才给这类问题的解决找到出路。最后，作者运用基本公理分析方法，详细阐述了实现社会公平的内在涵义。作者列举的五项公理是：全体一致性、非独裁性、传递性、非限制性领域和不相关选择目标的独立性。这五项公理不可能同时都得到满足，因此，社会成员为了实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公平目标，就必须通过舍弃一部分公理来实现另一部分公理。譬如，传递性表示人们在选择上的理性特征，人们不会在喜欢A胜于B、喜欢B胜于C的同时，又会喜欢C胜于A。但是，为了实现全体一致性、非独裁性和不相关选择目标的独立性等目标，人们常常采取抽签或抓纸条等随意性很大的办法决定结果，从而否定了传递性。再如，非独裁性表示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强加在其他所有人的头上，这是人们一般接受的公理，但是当众人争执不下、民主决策出现僵局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全体一致性、传递性和不相关选择目标的独立性，人们往往服从一个人或几个人为众人作出的决定，从而放弃了非独裁性。

应当肯定，公共选择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值得我们了解和深入研究的。这不仅是由于公共选择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这门学科提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分析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因此无论从对外开放角度还是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了解公共选择都是十分必要的。

公共选择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显得“出格”，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它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在集体决策问题上的分析视野和分析深度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性的束缚。本书的作者就感觉到，以一两个简单的动机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有时往往显得无能为力。这说明，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出发来分析社会现象，一定会在某些问题上碰壁。但我们不应就此而否定和拒绝资产阶级经济学，而应当批判地借鉴其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提出我们自己的假定前提，用以分析面对的各种问

题，从而丰富我们的经济理论体系。

总之，《公共选择》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全貌，并且对各种观点进行了画龙点睛似的评论。在我国目前尚无系统性公共选择著作的情况下，阅读和理解本书内容对于每一位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每一位公民和官员，都将是富有意义的。

• • •

本书中出现的【】内的数字，系原书页码，供读者检索主题和人名之用。主题索引及人名索引附在书末，索引中的数字系原著页码。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引论.....	5

第一篇 实证性公共选择

第二章 集体选择的原因.....	13
第三章 直接民主制的公共选择.....	20
第一节 全体一致规则.....	20
第二节 最优过半数.....	28
第三节 过半数规则.....	31
第四节 循环.....	38
第五节 互投赞成票.....	49
第六节 过半数规则与有关规则的比较.....	58
第七节 投票者众多时的直接民主制.....	65
第四章 显示公共物品偏好的新过程.....	67
第一节 购买保险中的偏好显示.....	67
第二节 需求显示过程.....	70
第三节 投否决票.....	81
第四节 三个过程的比较.....	84
第五章 总量资金融资.....	88
第六章 代议民主制的公共选择.....	95
第一节 两党民主制的结果.....	96

第二节	中间投票者模型的经验检验.....	103
第三节	选举规则对于党派数目的重要性.....	109
第四节	多党系统.....	110
第五节	党派联盟——最小获胜联盟假说.....	113
第六节	候选人行为.....	114
第七节	代议民主制中投票者的行为.....	117
第七章	退出权、发言权和叛逆.....	123
第一节	以足投票.....	124
第二节	俱乐部理论.....	127
第三节	出现联合供给时的以足投票.....	132
第四节	自愿结合、配置效率和分配公平.....	141
第五节	革命理论.....	143
第八章	政府产出的供给.....	146
第一节	作为垄断者的政府.....	146
第二节	政府行为的经验调查.....	148
第三节	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官员.....	153
第四节	官方机构自主权模型的扩展.....	160
第五节	供给与需求的统一.....	163
第六节	对官方机构怪兽的制度约束.....	164

第二篇 规范性公共选择

第九章	实际估值的社会福利函数.....	169
第十章	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	179
第一节	证明的逻辑.....	180
第二节	假设条件的放松.....	183
第三节	帕雷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196
第十一章	过半数规则与全体一致规则的假定.....	201

第一节	梅的过半数规则定理.....	201
第二节	雷—泰勒的过半数规则定理.....	204
第三节	全体一致规则的假定.....	206
第四节	两种规则的假定之对比.....	207
第五节	将规则应用于“错误”议题的后果.....	212
第六节	结论.....	215
第十二章	公正的社会契约	220
第一节	社会契约.....	221
第二节	两项公正原则.....	223
第三节	理论向其他政治阶段的扩展.....	227
第四节	关于罗尔斯社会契约的批评.....	228
第五节	结论.....	238
第十三章	功利主义契约	239
第一节	公正的社会福利函数.....	239
第二节	公正的政治宪章.....	249
第三节	结论.....	251
第三篇 规范与实证理论的比较		
第十四章	规范和实证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比	253
参考文献	261
主题译名和索引表	279
译名对照和索引表	287

序　　言

【xi】*

本书是由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6年6月号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扩充而成。本书涉及该文的所有论题，只是讨论得更为详尽。但为每一论题增加的材料数量却有很大不同。一些论题几乎原样不变，而另一些则给予了拓展和改写，其原来面貌已难以辨认。

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够强调那些在评论中被忽略或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的论点。除了对材料进行扩充外，本书还涉及在原评论中没有提到的几个论题，例如第四章中对新的投票方式的描述和第八章中对公共福利的供给方面的讨论等。目前，与这些领域有关的著述已频频出现，因而这里涉及的有关部分可能显得过于简略，尤其考虑到完稿后时间已过去一两年则更是如此。

本书十分严密地遵循那篇文章的主要思路，但仍对一些材料作了重新安排。过半数规则的规范性讨论已安排在讨论规范内容的第二篇。经验部分按照以经验检验不同的理论假设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以经验解释理论假设的原则来展开讨论。然而，总的来说，对于读过那篇文章的读者，将会在本书的基本结构中发现许多熟悉的东西。

读者必须记住，本书尽管篇幅更长、内容更广泛，但仍象【xii】*那篇文章一样，只提供了有关文献的概貌。我曾经设法以这样一

* 此系原著页码，供检索主题和人名用。主题和人名索引附在书末，索引中的数字即正文【】内的数字。——译者

种方式来表达这里所评论的主要观点，就是使读者不必查阅原著即能理解它们的含义。但是，本书毕竟不应该成为它所评论的那些著作的替代品，而应努力提供给读者关于各个主题的发展状况的足够知识，以使他们对那些论题产生更大的深入了解的兴趣。如果本书获得成功，那么它将极大地激起读者的兴趣并引导他们从事于有关文献的深入研究。

对于那些对这里概括的文献已经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我希望本书能为他们考察这些文献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并且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尚不熟悉的观点和著作。当然，本书并未致力于囊括全部有关的文献。书中包含的内容必不可免地流露出反映作者“世界观”的某种选择偏好。一个渊源于维克赛尔的著名学术观点认为，经济学家的观点的确反映出某种选择偏好。

为了便于教学，我尽量避免直接引用作者的原文。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的首创者通常只是在一个括号或脚注中有所提及。我想尽管这给评价不同作者贡献的相对重要性造成了困难，但却使了解这些贡献的内容变得更为容易。我已试图澄清有关文献的初始形态，但关于其他贡献的相对重要性问题却不必从这样一本参考书中推出结论。我再一次恳请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以对作者的不同贡献作出自己的评价。

我的那篇评论文章的写作始于 1974 年伊萨克，完成于 1975 年的柏林。本书则始于 1977 年的柏林，完成于 1978 年华盛顿市。在这一时期，我得到几位善良而耐心的秘书的热情帮助，特别是朱迪思·墨菲、谢里尔·华莱士和埃莉诺·沃特斯。本书的大部分打字工作由国际管理学院的海伦·塞弗特所承担，我对她的合作、勤奋和技能表示衷心而诚挚的感谢，她确实大大减轻了我【xiii】整理手稿的负担。

我还要感谢国际管理学院和柏林科学中心，他们支持我完成

了关于本书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我到该学院是从事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工作，因此我要特别地感谢学院尤其是副院长沃尔特·戈尔德贝格，容许我在这一项目上分散精力。

公共选择领域的几位学者非常热心地对我的那篇文章以及本书的初稿提出了评论意见。布鲁诺·弗雷、罗伯特·古丁、查尔斯·普洛特、史蒂文·斯卢茨基、罗伯特·托利森、亨利·图尔肯斯、以及戈登·塔洛克帮助我对手稿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彼得·伯恩豪尔兹和艾伦·皮科克认真地阅读了全书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对上述诸位我不胜感激，他们对本书性质的确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我明白他们并不全部接受我对他们的著作以及其他方面文献的解释，所以请读者留心这其中可能存在的不一致。

最后，我要感谢詹姆斯·布坎南，他阅读了本书在几个写作阶段中的书稿并提出了评论性意见。他投入本书的时间和精力使我对他的欠下了大得无法估量的情意。本书所能达到的成功水准是和他付出的高质量的劳动分不开的。

1978年7月于柏林

第一章 引论

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或者【1】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然而，公共选择的方法论则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如同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①这样一来，公共选择就纳入了起源于托马斯·霍布斯和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2】等人的政治哲学的范围，也纳入了詹姆斯·麦迪森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创立的政治科学的范围。虽然他们提出的思想包含着积极而且重要的东西，并且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未来学科的发展，但是，这里我并不打算把早期的著作与现代的公共选择文献联系起来，因为早期著作具有着不同于现代文献的虽不

① 从投票研究方面对这一假定的详细证明，见唐斯（1957，第3—20页）、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第17—39页）以及赖克和奥德舒克（1973，第8—37页）的有关论述。还应提到的是J.A.熊彼特对这一假定的早期运用（1950）。关于公共选择文献有一种奇怪的说法，即认为熊彼特的著作对该领域具有某种直接的影响。唐斯断言：“熊彼特关于民主政治的深刻分析构成了我们的整个命题的灵感和基础”（1957，第27页），但是对熊彼特著作的引述（两次）却只有一页，而这一页的内容是熊彼特用于支持关于经济人的假定的。该领域中的其他著作大部分都未提及熊彼特。

戈登·塔洛克在通信中曾这样提到熊彼特对他的影响：“就我而言，他对我有着无可否认的巨大影响，但是这一影响来得相当迟。我早在1942年就已经读过他的著作，但我在1965年写作《官僚政治学》的时候并没有对它作仔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给了我关于我们可以指望政府做某一类事情的一般概念，虽然当具体到什么事情时我却无法将它引述出来。”我想，熊彼特著作对公共选择领域中其他著作的影响也同样如此。

重要但却是显著的特征。现代公共选择文献中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如果试图使用过去文献继承者的分析工具去评论这些文献，只会使我们远远偏离公共选择领域。^①

公共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大约只有 30 年时间，它是由于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些争论和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探索社会福利或社会选择函数的性质，A. 伯格森在 1938 年著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以该文为起点，加上 K. J. 阿罗 1951 年出版（1963 年再版）的一本书的推动，有关文献开始大量涌现。^② 这些文献研究的焦点是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满足某种规范的标准体系，换言之，即集中研究在单个投票者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怎样的一种社会形态的问题。这种对最优加总偏好的实际程序的特点的研究，很自然地刺激了人们对在不同的投票规则条件下相对于给定的一组偏好将会选择出怎样的结果这一问题的兴趣。找出一个满足某种规范标准的社会选择函数的问题变得与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建立一种均衡的问题非常类似。因此，K. J. 阿罗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1963）和 D. 布莱克关于委员会投票程序的开创性的著作都建立在 J.C. 德·博尔达（1781）M. 德·孔多塞（1785）以及 C.L. 道奇森（刘易斯·卡罗尔）（1876）的著作基础之上。我们将在【3】第二篇的规范性公共选择部分，对与社会福利函数最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讨论。

注重公共选择的经济学的第二步发展是以论述市场缺陷的著作为代表，这些著作也是出现于 20 世纪的 40 年代和 50 年代。这些著作集中探讨如何建立起在公共物品、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出现

^① 见布莱克（1958，第 156—213 页），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第 307—322 页），黑费勒（1971），奥斯特洛姆（1971）等文。

^② 见森（1970 a, 1977 a,b），菲什伯恩（1973 a），普洛特（1976），凯利（1978）等文。